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十九

三十一

仁12
474
33



四
193

東方
學校
圖書

門0E12
474
33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勉齋

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所言自為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子張二章子夏十一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通考勿軒熊氏曰記言者以子張一篇次於微子之後亦見孔子之道不行而不無望於及門之士也最後三章皆當時輕毀夫子之言蓋孔門子貢亦可謂知德之深而行道之切矣

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

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慶源輔氏曰：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二子

資質次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二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胡氏曰：以顏子之明睿則穎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凡二

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朱子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勉齊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為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矣。○潛室陳氏曰：士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是多如此，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只此等事，豈易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病在末稍一句。○西山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總論為學而專以行言。饒氏曰：子夏是揀許多大底說，子張是揀許多難底說。子夏之言有弊，先儒論之已詳，子張言其可已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少抑之，微意亦可見也。附存疑

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愚意竊不然之也
生大事若不思得無傷勇也日見危致命思不待言
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

度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道廢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才然固

足有二善則自以為天下莫己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銳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

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朱子曰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

受太廣後隨人走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

份按語類此條起處有此兩句似若相反句剔得最醒不可刪去

份按或問此條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下云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為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愚謂此段發揮不弘意最明暢不可刪去
份按問執德不弘下有日子當添

猶言弘毅相似○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弘之為寬廣以入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入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強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強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為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問執德不弘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日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緼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雙峰饒氏曰執德弘者氣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

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雖有之亦不足以爲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爲當世輕。如此說方透。○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附語錄。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二三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德。只是不弘。○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己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說他信不篤者。須要你自己信始得。○各自是一箇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害其爲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篤。然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蒙引。執德以行。信道以知言。一理也。方其聞是理而未爲我有也。則謂之道。及其行是道而得諸己也。則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矣。然必執之弘。然後衆善益集而德不孤。是道也。信之是矣。然必信之篤。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卓然有所建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爲世輕重。若或以少有得自足而執德之不弘。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者存。而信道之不篤。則

困勉錄曰。信道篤。朱子以毅言。蒙引以知言。看來可兼用。存疑亦兼說。

李九我曰。門人問交於子張。亦是彼此相質正之意。未必是不足於師說。可者與不可者。拒亦慎交的。正理。但拒字未免不是。蓄意絕人。與無友不如已者。自別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意重。與不能邊。見得不可者。亦不當拒。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

德孤而道廢。道德既非我有。吾見世雖有是人也。焉能爲有世。雖無是人也。亦焉能爲無。○執德之不弘者。量之不廣也。信道之不篤者。知之不真也。此與弘毅自不同。蓋信道篤。非毅也。○此有無不可以道德有無言。然其所以不能爲有無者。則以其道德之孤廢也。○存疑。信道不篤。只是未到。漆雕開所謂信地位。知得道理。當如是。又或以他念雜之。以爲不如是。也不妨。此便是信道不篤也。信道篤。不止於知。又有守者在矣。○執德弘。是器局之大。信道篤。是植立固。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人將拒我。又是不能拒人。翻覆覆總。是說拒之非。○說統曰。賢是成德之稱。善只一長可取。眾對賢言。只是平常。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尊是敬禮。加隆。嘉特稱許之。耳。容是泛泛包涵。矜則有憐恤之義。人品不同。所以待之亦異。○呂晚村曰。尹和靖於二說。單主子夏。註意則交疵。而並取。亦是分看道理如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提出不可與眾不能比較。則子張道理未嘗不自成一說。而以此闢子夏。則不合矣。又曰。夫子過猶不及之論。却是此節論交斷案。又曰。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非不然。子夏之與。故尊容雖平說。而意重容眾一邊。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和。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入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不可者拒之。則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寬狹。則不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絕。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為己之資。○齊氏曰。拒則太迫。何所不容。則幾

於無別。○雲峰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章。皆有過高之病。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為高。故有其可已矣之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為高。故有焉能為有。亡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太薄。三章以能容人為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夫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趨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

蒙引。賢如仁義實有得於己者。善則方為仁為義者。眾只是無以異於人者。不能則有不善之意。此二句子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四句。則方是把子夏話來破了。上二句虛說。○賢勝於善。眾又勝不能。略有等第。下文只言賢不賢。又該善不能在裏。不可以嘉善矜。不能為釋。上句之意。義蓋尊與嘉不同。容與矜亦不同。○子曰。無友不如己者。亦非是不可者。拒之。此其言所以為迫狹。○存疑。子夏可者與之。

其言善矣其不可者拒之則傷於太急于張容字矜字都是破其拒字然一切如此都無所拒又未免失之太泛必若集註之說然後無病○我之大賢與於人無所不容固不應拒人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又不敢拒人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該不徧一曲之士也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

說叢曰此只就小道說若聖人一以貫萬則執御游藝亦道也○呂晚村曰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眾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為因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于此則精神分而識趣狹是以致遠恐泥不為只是君子自己不為非絕之使人皆不為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于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若將小道盡情

君子不為也

朱子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脩身以治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

○勉齋黃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為無益然求如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而愈通小者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小道不屑用其心也附語錄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抹擬謂君子絕之使不與于世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

矣亡讀作無
好去聲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

失程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為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為人師道○朱子曰日知其

份按語類云問月無忘其所
能積累多則如何溫習曰也
須漸漸溫習云云愚謂問語
殊妙今刪去而與因知新帶
得溫故并為一條恐未安又
按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下
尚有願子只著得一件事句
蓋上既以得一善與子路有
聞並舉須用如此雙收今乃

所亡便是一日之閒知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
長遠在這裏○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問
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此章與溫故知新意
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
是因知新而帶得溫故漸漸溫習如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
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樂菴李氏曰日知
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
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
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閒須當自省也如此
則學安得不進○兩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
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

獨刪去顏子句何也

份按呂晚村謂此節不可以
知能分上下界甚當但因朱
子謂知與忘檢校之謂遂謂
知字只是覺得未有底多若
謂日日知得幾何便與能字
對矣此說雖有意味恐終非
正解觀朱子以此為知新象
引謂為汲汲以求其所未有
存疑謂為未知求知未能求
能可見原是日日得所未得
之意不是覺得已所欠闕處
也

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

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汪氏曰此章當與時習
章參看此以每日每月言時習以時時言朱子有云
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便是不長在此
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由此論之學者誠不
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
其庶幾乎○雲峰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
能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新安陳氏曰為學
當日有所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
其所已得而知其所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
得愈堅而不失既日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
附蒙引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亡謂
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凡所謂
好學者皆是有進進不自已之意日知其所亡皆以
心言功則不外是矣○存疑每日閒求知其所未有
如未知者求其知未能者求其能是日知其所亡也
日知其所亡則所亡者為吾能矣積而至於一月又
將所能者來溫習不忘如此則一日有一日之功一

困勉錄曰。看來書中。凡言志者不可專屬知。不可專屬行。言知則屬知。言行則屬行。況言則兼知行。志字是虛底。所志之事各不同。此章是致知之事故。存疑。志就學上說。

份按語類便是次序下云。如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

月有一月之功。其心無時不在於學。可謂好學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

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矣。宋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

事只是為學工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

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

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

亦是漸漸學去。愚謂此二句說得博學之與近思不相妨。意甚透。何故刪去。

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使不汎汎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曰。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求而得之。不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

困勉錄曰在其中有二意當從此去漸見效是乃力行之本者是以後曰言也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者是以目下言也注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皆是以目下言依雲峰胡氏則所存自熟似指後日言不是

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為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為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切問謂以切已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騫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智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未及乎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份按於是四者下原本無也字不知何故添入○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原本是字上有只字更醒不知何故刪去

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問程子謂徹上徹下

底道理宋子曰於是四者也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效也○雲峰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粹而益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為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

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

矣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又曰近

呂晚村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為仁但謂工夫尚小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惟異說將致知看成鶩外

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推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闊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或問此章以為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為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為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為仁亦何害其為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以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為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為求

故於致知二字中差排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却正是分內外為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乃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

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告此以講習為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矣

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雙峰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

近則汎濫而不著已如何可至於仁○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狹隘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耳
附存疑篤專心致志也只是就上面學上說也○切問切於已者問也此處要看得分曉當隨各人切已處問方是如就他力量能到及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切已若將已力量未能到及非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不切已樊遲問崇德脩慝辨惑此是切問也子路未能事人而問事鬼神未知生而問死非切問也

困勉錄曰注所存自熟依存
疑即指心不外馳說而理得
意見於言外極是依蒙引則
此句似指理得說不是附蒙
引曰朱子解三仁之仁就理
說及心仁在中五者為仁則
就心說及理如孟子說仁則
解曰心之德愛之理有子說
仁則解曰愛之理心之德

徐自溟曰致有二義道有不
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
以致之道有不容強致者用
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困
勉錄曰此一義總在存疑不
半途而廢內○份按此即勿
忘勿助之說也○註中二說

○近思是思其切近事也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為近也言不可求之遠也亦非教人不求之遠也求之近則遠可致求之遠則失其近將無所歸矣故曰近思以類而推即此意也○博學則心有所繫篤志則外不泛切問近思則心不馳於虛遠故曰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二者兼至方仁在其中若心不外馳而所存未熟則有隨得隨失之患亦未仁也所存只是上面不外馳仁者心之德之理也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熟則心存而理得矣故曰仁在其中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云云○問此方是致知之事未及力行也仁在其中便不消力行耶曰工夫到此力行已過半矣一蹴而到無難也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新安陳氏曰此

相須乃備而必以前說為主
雲峰一條斟酌可謂盡善

重在居肆與學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

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新安陳氏曰此重在成事與致道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朱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其事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鬧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而義始備○慶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為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既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為君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為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

則重

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附存疑學不外知行致其道者不惑於他岐而必以正道又必造道之極致不半途而廢也須兼此意小註謂不學小道此說不是小道不足謂之學蒙引謂學字虛說恐致道說不去亦非如程門之流於佛子靜之入於禪龍川之雜於功利同此學也其所趨不同者則以不能致其道也如何致道說不去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去聲是著意去文飾死活各自不同小人

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南軒張氏曰有

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為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為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為欺是再過也○雲峰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為惡附存疑此當以過而不改來參看但他只是不改而已此却又有文則益增其過矣故曰重其過

厲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困勉錄曰謝註謂君子非有意於變雙峰是謂君子未嘗有變微不同然一說自當兼用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
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
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
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
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為三變豈君
子之強為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
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
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
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
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
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
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

氏曰儼然而溫剛中有柔也溫而厲柔中有剛也剛
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入見其然以為三變
聖人自然而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通考勿軒熊氏曰聖
門之學自莊敬入○程氏復心曰謝氏發明得變字
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一語正說得
聖人氣象出附蒙引望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指見於面者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
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為厲已諫君而君以為謗已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

翼註曰信字據註交字意是我以誠心愛民而民信我之愛我以誠心忠君而君信我之忠○呂晚村曰信字所指該括平日他事用心至誠字決處無不是不沾沾於勞上求信也又曰所謂信者信其愛民之心凡欲安全之耳又曰信只是積久之後自然透非有術焉以取信也又曰信而後諫此信字謂誠意相

爭決合上下兩邊說。單貼一面不得。亦是平時前一節事。止在臨事商量作用不得。即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而先信。即是機權術數。亦如此說不得。○困勉錄曰。據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則注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信字與本文信字不同。蓋一則兼入我。說一則專屬人也。若據輔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由則本文信字亦似專指人說。而誠意惻怛則注推本言之也。輔說較是。若蒙引既曰。信兼入我。說而又曰。本文信字做入信之說。而其本則在誠意惻怛上。殊不可曉。○份按會弟鈞曰。註誠意惻

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為厲已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為謗已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雙峰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為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為厲謗者乎。通考朱氏公遷曰。信以心言。亦曰交孚之信。餘如民信之矣。朋友有信之類。皆是指其秉彝之德而言。為固有之信。即其言動之間而言。為以實之信。自其彼此相與而言。為交孚之信。二者之義本自相隨。但其語意各有所主耳。○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信謂上下交孚。故曰誠意惻怛。而人信之。兼入我。說○存疑。信而後諫。固是。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

惻是所以信之之由。惻但一字對厲已。諄已說。蓋事上使下。皆當以愛為主。

困勉錄曰。黃勉齋云。子夏只要歸重大節。言若能先立乎大。則小者便出入些。亦不計較。若大節如何。可出入得。小德出入可也。其言不可以不

者。如子產為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非為未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足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

道是可也。○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顛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

務其大正形容大德不可踰
閑按下旬原是要形容大德
之不可踰但形容得太過耳
勉齋之說亦非遂爲子夏回
護也

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
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
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
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
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自謹其大者而小節
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慶源輔氏曰道
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
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
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
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雙峰饒氏曰此
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已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
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
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已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
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
得○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朱子曰
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
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爲無害則與大節必

份按雲峰謂小學大學可分
先後不可分本末蒙引存疑
皆主此說萬觀朱子謂子夏
正說有本有末諸公都說成
末即是本與子夏之說相反
後在同安因程子教人有序
語乃知有本末大小蓋理無
本末精粗者理之一也而事
則有本末精粗者乃是分之
殊也然則以分殊言之正當
以大學小學分屬本末朱子
所以於次節註中仍用本末
字也
困勉錄曰二君子之道俱就
教人者言二孰字只在君子
心上說蓋教有先後之分而

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
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
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蒙
引子夏本意却未分觀人律已所以有弊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
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
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雲

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
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
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心無先後之異也。末句只重唯字。指出聖人正與門人小子對看。孰先傳二句。見心本無先後。譬諸草木四句。言教不得不分先後。有始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

呂晚村曰。註中明指本末。則兩孰字。即言本末。是急應上抑末二句語。

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厚齋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園

圃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陵躐。蒙引。若以區域分類。不若就草木分類。為是厚齋之說。不可用。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

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此二句補足上

下文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

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此三

句又補足上文意。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

扶音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

人小子乎

朱子曰。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

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

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為譬之草

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儻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

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

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

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

學者。則須循其序也。通義。東嘉史氏曰。本末二字。自子游發之。故子夏程朱皆因其言立論。子夏先傳

後倦一句。正是應子游有未無本之意。而言集註如此釋之。可謂深得游夏立論之語脉矣。程朱所言之

份按朱子答程允夫書。無次第之可言耳。下文云。但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愚謂留此三四語。眉目更清。蓋此與答許順之書所謂。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云云。同意。皆因說者謂末即是本。故力為辨之也。

本末即是子游所言之本末皆是以事之大小而分也雙峰以本為所以然非程子意○蒙引本註一以貫之本末都在所貫內此與前章萬殊一本意思小異此只是一時並舉之意○淺深生熟要分辨造到深者又欲等熟然後可進以他說子夏○程子曰君此說便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之意

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

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曰理無大

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埽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雲峰胡氏曰此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又曰洒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

份按理無大小而無不在一條已經輯釋本改壞矣今錄原文於後

份按若不觀明道說云云刪去上下文無頭無腦不知所謂看得出者是說何事如此刪削豈不誤人是亦輯釋之後過也今錄原文於後

份按或問云但方舉洒埽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詞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今刪去故其詞二句則上文語氣未完如何可往○又按故曰其要在謹獨此甚言小者之不可忽也之下云而說者及以為理無小大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此三句亦不可刪蓋朱子以子夏正說有本末諸家都說未即是本與子夏相反故辨之

君子只在謹獨

朱子曰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洒埽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閒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洒埽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在謹獨此甚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埽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洒埽應對是事所以洒埽應對是理事即理即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閒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

如此無奈其為輯釋改壞也

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酒埽
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
無大小者非以酒埽應對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
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
之故曰理無大小也蒙引程子曰酒埽應對便是
形而上者此句亦如云蓋凡下學入事便是上達天
理語勢似武緊些只為人認
本末為二致故立言如此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
粗從酒埽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酒埽應
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朱子曰此言酒埽應對與精義
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一樣道理酒埽應對必
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酒埽應對便是精義入神
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酒埽應對亦有形
而上之理○酒埽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
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
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理會

份按朱子謂酒埽應對必有
所以然形而上之理精義入
神亦有所以然形而上之理
是以酒埽應對與精義入神
皆其然之事而其事則必有
所以然之理也勉齋謂所精
之義至於入神義理之至精
者酒埽應對所以然者即至
精之義是以酒埽應對為其
然而以精義入神為所以然
形而上之理也愚謂精義入
神即是事之所以然即是形
而上之理恐不是與酒埽應
對俱作其然之事也語類又
一條云治心修身是本酒埽
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至其
所以然則理也以治心修身

道理非事何以識理酒埽應對未也精義入神本也
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
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勉齋黃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神者
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精之義至於入神義理之
至精者程子引易中此語與酒埽應對對言酒埽應
對所以然者即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
段事酒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脩
對是末皆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
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酒埽應
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埽應對之理所以然
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酒埽應對之與
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
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
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
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

換却精義入神便安。份按或問云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悉具二字最精。蓋不特至大之事有所以然之理。即至小之事亦有所以然之理。其理只是一般。初無大小。所以不可分也。今刪去此二字何也。份按朱子以大者精者為本。小者粗者為末。蓋事之大小精粗原有一定。此理之有本末也。然其理却只一般。此理之無本末也。饒氏乃以事為未。理為本。則於事有本末。理無本末之旨全說不去矣。困勉錄曰。子游只說子夏門人有未。無本不知其意。還是本末之並進乎。抑先本而後末乎。抑務其本而未自舉乎。抑務其本而未可棄乎。看

○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洒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峰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末。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為事。而本為理。不可不辨也。通考吳氏程曰。本末二字。惟以大小言之。後三條乃伊川語。本條上句以事言。下句以理言。又曰。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問聖人。麼樣子。朱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天理是也。○勉齋黃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雲峰胡氏曰。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通考吳氏程曰。即此洒掃應對一節。能下學上達。愚按程子第一條。斯造一節之極。非以聖人全體。

來四意俱有。本末並進是其主意。後三意是其旁意。後三意總是重本輕末之意。蓋既謂之末。便有輕之之意。子夏之言與程註第一條。是其本末並進之意。程註後四條。是破其重本輕末之意。是發子夏所未發。故雲峰專以後四條為矯子游之偏。須知第一條亦是矯子游之偏。但是子夏所已發耳。呂晚村曰。本末二字。從本得名。本即根也。末即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即本。學末而本。便在此。非正恐入誤。解失程子語意耳。

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反。扶。問。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朱子曰。孔子除曾子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小不問。大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自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勉齋黃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

命吾大全 卷十九 子張 七

份按自合起來自字乃曰字之訛當改正

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為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所為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後隨其次第等級而教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概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強而聒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入之道豈有誣之之理○雙峰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為本洒埽應對為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洒埽應對及入大學却教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游欲入於根本上做來則末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大小學滾作一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為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

方以理為本事為末謂事有大小精粗而理無大小精粗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洒埽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浸長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洒埽應對者即為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入神實不離乎洒埽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為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為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雲峰胡氏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饒氏謂小學未能窮理慎獨且把洒埽應對以維持其心年浸長却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方有慎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蓋程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慎獨正要慎其微若從念慮之微說小學洒埽在長者之前能謹

份按程子第一條主教人有
序說其後四條皆言理無大
小人若誤認理無大小之說

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饒氏此語切恐
有誤後學不可不辨。○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處說謹
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
不知已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
子所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程
子此章發明聖賢闡奧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
子先後指教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
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程氏復心曰程
子一條明君子之教後四條明聖人之道君子之教
有本末先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則一也如此觀之
則實相表裏者可見。○黃氏紹曰本末始終先後名
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德
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所先末終所
後子游以洒掃應對為末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為本
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為不
同。附或問曰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序
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
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

必且謂末即是本。學其末而
本即在是。便與子夏之意相
反。所以朱子之說尤重在教
人有序上。蓋先教以小者近
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此是
教人有序處。此是子夏立教
之本旨。朱子重在此上。却將
理無大小意挑剔出來。最有
分曉。若如大全刪本看去全
不明白矣。○又按朱子以程
子第一條為主。而謂其後四
條與第一條實相表裏。蓋事
有本末之分。故教有先後之
序。必先教之以末。而後可教
之以本。其序自當如此。末固
未嘗獨輕也。况事有本末。而
理無大小。末之理與本之理
只是一般。又安得視末為獨
輕而棄置之乎。以理無大小
四條足第一條教人有序之

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
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存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
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
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
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說蓋失於
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為末。而無本
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
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
此條之說。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
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說推之。而後得其
說也。○曰無射以下三條之說。若皆以即此便為聖
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可以至於
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塗而
聖可至。爾豈曰一洒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
直以聖人自居也哉。○曰程子亦常以理無大小而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者。不異何以異於謝氏之意。而
以為相反。何也。曰程子雖以理無大小為言。然其意
則以明夫小不謹則將害其大小不盡。則不可以進

說總是見得未之不可獨輕耳然因未之不可獨輕而遂謂未即是本學乎末而本即在此則又失之矣○朱子雖引程子理無大小四條然其意實及重在事有本末上答許順之書所謂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正是謂學者不察一例大言無本末精粗之辨反使此段意指都無歸宿是也○事有本末皆須理會理會其未之事固下學也理會其本之事亦下學也及一旦豁然貫通而悟其所以然之理焉則本末初無一致而固已上達矣○許順之書謂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一致者然後上達之事可在其中大略是此意也

於大而欲使人謹其小者以馴致其大者耳如謝氏之云則又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謂夫大者之真不過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曰其與子夏相反者又何也曰子夏正以次序為言而謝氏以為無次序子夏以草木為區別而謝氏乃以為曲直則分此其相及亦可見矣○語錄子夏之門人小子章某少時都看不出來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著忽然思得乃知却是本末大小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四句也無緣看得出○一日夜坐聞子規聲先生曰舊為同安簿時下鄉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章聞子規聲甚切今纔聞子規啼便記得是時胡泳云當時亦不能問泳續檢尋集註此章乃是程子諸說多是明精粗本末分雖殊而理則一似若無本末無小大獨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四句等句分曉乃是有本末小大在學者則須由下學乃能上達惟聖人合下始終皆備

○程子謂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非謂末即是本只洒掃應對可到聖人更不用理會他事也蓋洒掃應對末也正心誠意本也教者先傳以末後教以本故學者必先從洒掃應對做起漸而由末及本凡合當理會底無不理會及其下學之熟而有所得焉則自然上達而道理都在我矣然原其功所自始則始於洒掃應對此洒掃應對可到聖人之說也

耳此是一大統會當時必大有所省所恨愚闇不足以發師誨耳○采子文集鄧衛老問凡物有本末不可分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某竊謂是其然者人事也所以然者天理也下學而上達也答曰大概是如此更詳玩之○存疑理無大小大事也有理小事也有理洒掃應對事雖小理未嘗無便是形而上者夫君子只在慎獨者正以理無大小雖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而理無不在君子之學於此而謹之也程子言謹獨處非一川上章亦然此見程子平日用功處○聖人之道無精粗粗亦是這道理故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樣洒掃應對是粗者精義入神是精者精粗都是一樣道理故謂貫通只一理貫通是彼此相通不是一貫之貫○洒掃應對只是敬敬者聖學所成始成終故曰便可到聖人事陳新安謂程子所說謹獨只是小事與中庸大學所說不同看來不是程子就理無大小上說蓋示學者用功切要處與川上章所言慎獨一般

困勉錄曰存疑謂上則字訓
作卽字下則字訓作後字非
也上則字兼卽字後字之義
下則字亦兼卽字後字之義
○份按集註兩截意固重在
前一截然如蒙引謂註然學
而仕然字一轉乃是說出本
文外意與然人當勉其難而
不可忽其易然必近者悅而
後遠者來一例則說得後一
截大輕矣蓋彼二章然字在
本文外而此章然字在本文
內未可一例看也

言言大全

卷一

三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

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
餘力猶言暇日是也

仕與學理同而

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

慶源輔氏曰仕所以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
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致君澤民爲事學則以誦
詩讀書格物致知爲事故曰事異○胡氏曰仕與學
以爲社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已治人之異耳以
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而爲
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
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
事有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
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然仕而學則所以資
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問仕優
而不學

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及物仕優而不學
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聖人之中道也故二
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說學是也學優
不仕如荷篠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爲時而發
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餘則
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
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
舊亦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南
軒張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之
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
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潛室
陳氏曰學是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
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爲餘用
主仕而言則學有餘功互相發也○慶源輔氏曰仕
而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不可以不
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爲未
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
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雲峰胡氏曰聖賢之

論語大全

卷一

子張

三

呂晚村曰此節費周折都為上一句恐生語病耳從春秋時仕學論方知當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此論為救正而發

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譎而不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譎者也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新安陳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用之體矣子夏為見當世多有仕而不學者觀孔子以今之從政者為斗筭之徒則可想見故首以仕優而學警世人夫已仕者尚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忽故以人所易忽者先言之○語錄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為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學而優則仕無可說者○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某欲脩學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款款讀書雖是居官豈無閒暇時可讀書且如轎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

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存疑二句各有所指仕而優則學指已出仕者言學而優則仕指未出仕者言○仕亦此理學亦此理故曰理同仕是行此理學是求此理故曰事異○當仕之時則學為餘功當學之時則仕為餘功故皆必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

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南軒張氏曰喪主乎哀致者自

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略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本務實之意可法也○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

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徑行或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雙峰饒氏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未忘本姑為之抑揚耳○蒙引子游蓋亦激於當時之節文習熟而哀戚之不足者亦棘子成之意也○合問孝章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敬不足子游之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脫略細微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雙峰饒氏曰行

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真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

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

以為仁矣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

馬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南軒張氏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類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也○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為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為足以至

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為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為仁之方也已
○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已亦不能輔入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新安陳氏曰真情乃

愛親之人心天○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語於

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

音鳥○南軒張氏曰人於他人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

呂晚村曰致字即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為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却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感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

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嘗有因有為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又曰此節不是歎人情之薄偽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困勉錄曰圈內外註蒙引以自然當然分看極是大全南軒雙峰亦是以其當然說胡氏則以其自然說二意原當兼用但須知本文只以自然者說而當然意則見於言外諸家說當然者微似昆須活看淺說最明

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雙峰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淺說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入於他事容有未能自盡其心者能自盡其心者必也於親喪乎其哀痛慘怛蓋發於真情之不能自已者而非有矯飾也是則親喪宜無不盡其心者苟於此而容有不盡其心者則其立心之薄也何如哉○蒙引朱子解云人之真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故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為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為難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南軒張氏曰以為難能特曰為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

份按朱子駁南軒此條云莊子乃獻子之子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其政必善莊子之賢不及其父而能守之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為難蓋善之也然則此條不宜採入份按此章與三年無改章不同彼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則其臣賢其政善而終身不當改者雙峰以彼證此過矣

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為盡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改也○雙峰饒氏曰夫子以莊子之不改父臣父政為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改其父道之善處○雲峰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之情也。有罪者亦不可不刑。但有哀矜之心，則用法平恕。

朱子曰：生業不厚，教化不脩，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嘗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教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

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峰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聰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附存疑：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也。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曰養而曰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而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飢寒而失恆心，亦使也。○民之所以爭鬪而致訟者，由於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也。若百姓親五品，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何至爭鬪而致訟？哀矜者，矜其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也。勿喜者，喜已

之聰明能得其情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

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

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悉井反

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

惡名也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

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乎○厚

雙峰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意在下二句○厚齋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諡也後世定諡謂殘義損善曰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

德愈光焉○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峰饒氏曰

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

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

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

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蒙

引更改以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明字

借說○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
一句直該到入皆仰之處為是此與孟子文大同小
異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
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朱子曰

份按此條起數語乃從答張敬夫問目中採出其原文有云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愚謂此數語最精不可刪去蓋此章所論道字甚低必如此推勘出聖人本領來方與博學洽聞一流迥別孔子雖生知以下乃答吳晦叔書原文亦何所不師下云但其為學與他人不同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則能無不學云云愚謂必得此中間數語方見得聖人能無不學處之為生知而其學之異於博學一流亦極分曉何可刪去

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星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萇弘郊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峰饒氏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道○不賢者只指眾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歟○或問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

份按此章道字只就文武之
謨訓功烈與周之禮樂文章
說故與堯舜禹湯道統何與
饒陳所云皆非也
份按焉學言何所從學焉不
學言何所不從學焉晚村謂
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
學說是矣然玩子貢語意本
言夫子無非師學乃晚村反
以此為旁義而必以夫子無
所師學為本義愚謂聖人稱
三人行必有我師無所不學
無往非師正足以見聖人之
大何必強為之諱而以無所
師學為本義乎語類云賢者
則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
則能記其道之小者皆有文
武之道天子皆師之也答張
敬夫問目謂聖人無不學無
不師答吳晦叔書謂孔子雖

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
隨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
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
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驚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
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
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
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蒙引此道字指謨
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類非指道之全體也若道之全
體則豈盡於賢不賢者所記而已哉且夫子之於禮
樂制度皆文武所垂而新安以為列聖道統傳在文
武又傳在孔子者非本指矣况公孫朝之問亦只見
孔子於禮樂制度之類無所不通而不知其得之於
誰耳子貢亦只如此答他何暇論到道統去處○謨
訓見於言語者功烈見於事為者禮樂文章見於政
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亦
字只是承上疊說師字只因上學字生○存疑未墜
於地與在人是相對說墜地便不在人未墜於地則
在人賢者識其大三句正是在人處夫子焉不學是

生知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
能無不學無不師乃所以為
生知皆是謂孔子之無往非
師也晚村豈未之見歟○晚
村謂何故論學非論道何故
學道但講粗淺一邊吃此一
駁未有不口塞者愚謂公孫
朝以為學為問故以為不學
答之論問答本旨原是論學
非論道無可駁也至講道字
只就謨訓功烈禮樂文章粗
淺一邊說者蓋衛公孫朝之
見乃是達巷黨人太宰一輩
夫子以射御射達巷黨人以
多能鄙事曉太宰故此處亦
只宜與彼一例看又何口塞
之有

呂晚村曰牆之高卑只以喻
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

從賢者識其大者二句生來賢者識其大則從賢者
而學之不賢者識其小則從不賢者而學之故曰焉
不學言何處不從學也有學則有
師故曰何常師之有亦字輕說過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 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
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

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欲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
賜○葉氏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曉
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
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

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朱子曰古人宮外只
是牆無今人廊屋

論語大全 卷十九 子張

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事。入說此節書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分量皆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誤在宮牆二字混看。○份按蒙引謂牆室平說不分輕重不若呂說之精。

困勉錄曰。美是光輝意。富是充實意。又曰。美富只就充實光輝說。未說到大而化之處。○說統曰。不得其門而入。只就夫子之牆設言之。尚未屬人亦不說到難入處。得其門者或寡。雖概指天下人。已隱隱道着武叔。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朱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

說統曰。他人亦不可看得低了。如伯夷伊尹之類是也。○樂天齋翼註曰。猶可踰也。無得而踰焉。就賢者與仲尼說。不帶在丘陵日月上說。其何傷於日月乎。此日月就作仲尼字面。

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日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人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爲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豈至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在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聲

份按日月是喻其高。非喻其明也。南軒新安所云皆未當。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

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南軒張氏曰。子貢善喻。如宮牆

日月之喻者。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泰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

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為自絕於日月而已矣。○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

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

於聖人耳。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扶問量

也。厚齋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

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

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警之深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吐雷反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為知。一言不善為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為。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為。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

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
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夫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

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音變時雍書堯

克明後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變惡為善也時是也雍

和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

喪如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

者也通考仁山金氏曰不可及言聖德之本高妙得
邦家言德之用神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聖人

困勉錄曰說統云通章只重
夫子之不可及上其得邦家
等語不過就中抽出因子禽
見識淺故指其功業可見者
以示之不可以德業平看按
勉齋及蒙引存疑之說主此
此說最是○份按管登之云
聖人分量亦別固有具聖人
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
未可謂之至聖故又推及夫
子之得邦家以究其用愚謂
此說非是天下豈有具聖人
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乎
困勉錄謂仁山之說主此玩
仁山語雖以德業分說却未
嘗有德盛而業不盛之意也

感之之妙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此天下應之之速附
蒙引夫子之不可及也莫測其妙直如天之不可以
梯而升然何也以其感人者言之夫子惟不得邦家
耳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云云夫以夫子
之神化在人者如此如之何其可及耶此正所謂不
可階而升者也不是別一意○存疑夫子之不可及
註以化不可為訓之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正是化不
可為處何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自暢於四支至
發於事業皆是要亦不出乎教養立道綏動事業之
大人所可為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感應神速此
是化處則非人所能為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
斯立斯和四句生榮死哀只就這上見得非有外也
○立如樹初種根入地綏則培養深厚根深著地矣
故曰綏立之固○蒙引聖人神化化字與上文化不
可為化字不同此是存神過化之化彼是大而化之
之化○子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其

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

響。新安倪氏曰：禮記土鼓黃桴，音浮。左傳成公二年，右援枹而鼓，枹音浮。本作浮。漢書枹鼓之枹，音桴。風無反則此桴字不音桴。若人雖見其變化而

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

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

也。問立之謂植其生。朱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日勞之來

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踊躍遷

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不應

。溪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

厚，纔做出便自恁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

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

考妣者是也。歟。○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

至，神感無不通也。○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

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

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

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知足

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言其得邦家之效，何也

。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

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

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

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至德備，高明博厚，則

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

不曉然而易見哉。○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

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

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

音浮風無反則此桴字不音桴若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問立之謂植其生朱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日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踊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不應溪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纔做出便自恁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歟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神感無不通也勉齋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言其得邦家之效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至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雲峰胡氏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

言言大全卷十九
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子亦三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為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抑何霄壤之邈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為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真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

目者所共觀，天之所以為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通考程氏復心曰：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而又以深探夫聖人動化之妙，則其所見蓋已極於高遠。學者宜熟玩而深思也。附存疑：人見其變化者，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是變化，莫窺其所以變化，言其所以變化處，人不可得而窺測也。人見其變化大而化之之聖也，莫窺其所以變化，聖而不可知之神也，故曰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論語大全卷十九 子張

